

惜
抱
軒
文
集

惜抱軒文集四

序

張冠瓊遺文序

張冠瓊余妻弟也才而早卒余婦翁爲黃州通判有二子冠瓊其季也黃州就官時年六十矣家人皆畱不使從冠瓊求從則曰汝在家專靜爲學易不許冠瓊念父甚悲傷已之不得從則益自奮厲於學未幾遂病未半歲而死死後其妻語人口吾夫今年學尤勤苦每夜靜家人盡寐獨聞其誦書聲悽然於是余旣痛之而亦咎其以未及壯之年乃亟欲成名儻耗精氣而至於短折

尙不自惜之甚也人莫不思苦身立名以光父母然竟以害其生則所志者有得有不得皆適以傷親之心故君子慎之也然冠瓊體非甚羸弱能勝勞其及死蓋出於不希非意所料而其志固可悲矣冠瓊爲人專靜淡於交遊余初婚後間至其家問冠瓊何弗見外姑江安人笑曰吾兒避人如女子也須臾呼至坐逾時默然而已後乃益親然亦寡聞其言獨每見依依向余不忍離可念也其疾初起亦不甚以不遇良醫遂不救臨訣執余手流涕而言黃州也蓋極冠瓊才與志皆足自表見惜乎其學未成然所爲文久於文者或不逮也今年黃

州公以公事被使淮上過家檢其遺文俾余刪次得十餘篇將刻之以自慰其悲余因爲之序冠瓊名元臚死時年二十二生一子纔十餘日後半年其子亦亾

食舊堂集序

丹徒王禹卿先生少則以詩稱於丹徒長入京師則稱於京師負氣好奇欲盡取天下異境以成其文乾隆二十一年翰林侍讀全魁使琉球遊先生同渡海卽欣然往故人相聚涕泣畱先生不聽入海覆其舟奪得救不死乃益自喜曰此天所以成吾詩也爲之益多且奇今集中名海天遊艸者是也邇故不善詩嘗漫詠之以自

中書事之三
二
娛而已遇先生於京師顧稱許以爲可後遂與交密居
閒蓋無日不相求也一日值天寒晦與先生及遼東朱
子穎登城西黑窰廠據地飲酒相對悲歌至暮見者皆
怪之其後先生自海外歸以第三人登第進至侍讀出
爲雲南臨安府知府赴任過揚州時彝在揚州賦詩別
去彝旋仕京師而子穎亦入蜀皆不得見時有人自西
南來者傳兩人滇蜀閒詩雄傑瑰異如不可測蓋稱其
山川云先生在臨安三年以吏議降職遂返丹徒來往
於吳越多徜徉之辭久之彝被疾還江南而子穎爲兩
淮運使興建書院邀余主之於是與先生別十四年矣

而復於揚州相見其聚散若此豈非天邪先生好浮屠
道近所得日進嘗同宿使院彝又度江宿其家食舊堂
內共語窮日夜教以屏欲澄心返求本性其言絕善彝
生平不常聞諸人也然先生豪縱之氣亦漸衰減不如
其少壯然則昔者周歷山水偉麗奇變之篇先生自是
將不復作乎彝既盡讀先生之詩歎爲古今所不易有
子穎乃俾人抄爲十幾卷曰食舊堂集將雕板傳諸人
彝因爲之序

左仲鄂浮渡詩序

江水既合彭蠡過九江而下折而少北益漫衍浩汗而

其西自壽春合肥以傅淮陰地皆平原曠野與江淮極望無有瑰偉幽邃之奇觀獨吾郡潛霍司空龍眠浮渡各以其勝名於三楚而浮渡瀕江倚原登陟者無險峻之阻而幽深奧曲覽之不窮是以四方來而往遊者視他山爲尤衆常隱然與入之心相通必有放志形骸之外冥合於萬物者乃能得其意焉今以浮渡之近人而天下往遊者之衆則未知且暮而歷者几皆能得其意而相遇於睂睫間耶抑令其意抑遏幽隱榛莽土石之間寂歷空濛亶數千百年直寄焉以有待而後發耶余嘗疑焉以質之仲郭仲郭曰吾固將往遊焉他日當與

君俱余曰諾及今年春仲郭爲人所招邀而往不及余迨其歸出詩一編余取觀之則凡山之奇執異態水石摩蕩煙雲林谷之相變滅悉見於其詩使余恍惚若有遇也蓋仲郭所云得山水之意者非耶昔余嘗與仲郭以事同舟中夜乘流出濡須下北江過鳩茲積虛浮素雲水鬱藹中流有微風擊於波上其聲浪浪磯碕薄涌大魚皆砉然而躍諸客皆歌呼舉酒更醉余乃慨然曰他日從容無事當裹糧出遊北渡河東上太山觀乎滄海之外循塞上而西歷恆山大行大岳嵩華而臨終南以弔漢唐之故墟然後登岷峩攬西極浮江而下出三

峽濟乎洞庭窺乎廬霍循東海而歸吾志畢矣客有戲
余者曰君居里中一出戶輒有難色尙安盡天下之奇
乎余笑而不應今浮渡距余家不百里而余未嘗一往
誠有如客所譏者嗟乎設余一旦而獲攬宇宙之大快
平生之志以開執言者之口舍仲郭吾誰其此哉

吳荀叔杉亭集序

自蘄黃而東包潛霍帶淝滁其間皆山邑也淮水繞其
後江水環其前故安慶廬州數府名雖隸江南省其實
乃江北云余家桐城吳君荀叔家全椒相去僅三百里
在家未嘗識至京師乃相知然余嘗論江淮間山川雄

異宄有偉人用世者出於時余之庸闇無狀固不足比
儕類荀叔負偶才而亦常頽然有離世之志然則所云
偉人用世余與荀叔固皆非與荀叔雖無意進取而工
於詩又通歷象章算音韻所著書每古人意思所不到
是則余遜荀叔抑遠矣余嘗譬今之工詩者如貴介達
官相對盛衣冠謹趨步信美矣而寡情實若荀叔之詩
則第如荀叔而已荀叔聞是甚喜夫余雖不比荀叔
然謂荀叔之學余爲不知也其可乎荀叔訂所著詩文
曰杉亭集成請余序之遂不辭而爲之說

張仲絜時文序

常熟蘇州府之一縣居府治東北隅其縣自明以來仕宦多貴人聲勢相繼雖偏僻下邑其士人多知乘時或逾於都會廣聚之區習使之然也余始入京師見邵三丈叔六其人溫誠君子善爲魏晉六朝之文與隸伯父同年交好皆爲編修未數年皆休致去旣又識湯君緩叔其人尤朴直好學是時緩叔館余姻黨張君家余嘗與同宿一榻見規以古誼自中夜至晨緩叔之徒張仲絜時已官部曹有名緩叔嘗召之至誠飭之如其兒時仲絜輒受教惟謹余又因緩叔識仲絜焉緩叔與余後登第同年而常熟同年又有蘇園仲其後園仲以部屬

外出爲知州不得志遂自屏不仕旣余又識編修陳君
耕崖爲學亦近古此數君皆常熟人余所識皆君子也
而以較其縣人材輒不類諸君誠較然自好者與抑余
之愚陋所取者偏狹乃獨得諸君聚而不厭也耶仲絜
今歲初改官御史旋稱病去謂余曰吾才薄不足有爲
於朝尙可有爲於家又出其生平所爲時文屬余曰吾
文用意與俗殊以不敢背吾師之教子爲我定之仲絜
去半年貽書陳君令其趣余余乃取其文刪定若干首
其時叔山緩叔皆已死園仲方授學於晉絳之閒仲絜
又去獨余與陳君在京師耳余由是益知如數君者果

爲難得相見無日獨其文字可常在目前茲益可重也
已諸君存者方各有著述之志邵三丈集其家已刻成
緩叔在時論說經傳甚衆未成書仲絜將卒成之時文
未足盡仲絜之業然其文固已醇雅有體善觀文者必
能愛之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桐城姚鼐序

高常德詩集序

明季沂水高侍郎巡撫河南堅守圍城與流賊相拒前
後幾一年卒以忠節著稱世所傳爲守汴記者也後百
餘年侍郎之元孫來爲余鄰邑蒙城知縣六安知州時
余生一二歲耳及余少長而六安已遷去爲湖南常德

府知府獨蒙城六安之人猶道其強直有爲不愧高侍
郎後也後又二十餘年常德公既沒余迺識其子葵因
得觀常德生平所爲詩一卷余頗有疑焉人生各有所
遭時侍郎當天下阨危致命效節人觀所著書莫不淒
然以悲至常德生當太平以政事顯屢典大郡其所遇
宜人情之所喜矣顧其詩常若有所不懌而欲自適於
山澤閒者何邪嗟乎士或所挾者廣而世之取之者不
能盡事有旁觀見爲功名之美而君子中心歉然以爲
不足居若此者往往而有其志深其情遠顧非其辭之
工猶不能盡達其情志使人悵然感歎而不能自己也

常德之詩貫合唐宋之體思力所嚮搜抉奇異出以平
顯樵悴專一之士或不能逮而乃出於仕宦奔走之餘
信乎才之偉已余取其尤工者別錄之歸諸其家而因
爲之序

海愚詩鈔序

吾嘗以謂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
已苟有得乎陰陽剛柔之精皆可以爲文章之美陰陽
剛柔竝行而不容偏廢有其一端而絕亾其一剛者至
於儼強而拂戾柔者至於頽廢而闕幽則必無與於文
者矣然古君子稱爲文章之至雖兼具二者之用亦不

能無所偏優于其閒其故何哉天地之道協合以爲體而時發奇出以爲用者理固然也其在天地之用也尙陽而下陰伸剛而絀柔故人得之亦然文之雄偉而勁直者必貴於溫深而徐婉溫深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其尤難得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夫古今爲詩人者多矣爲詩而善者亦多矣而卓然足稱爲雄才者千餘年中數人焉耳甚矣其得之難也今世詩人足稱雄才者其遼東朱子穎乎卽之而光升焉誦之而聲闕焉循之而不可一世之氣勃然動乎紙上而不可禦焉味之而奇思異趣角立而橫出焉其惟吾子穎之詩乎子穎

沒而世竟無此才矣子穎爲吾鄉劉海峯先生弟子其
爲詩能取師法而變化用之雖年二十二接子穎於京
師卽知其爲天下絕特之雄才自是相知數十年數有
離合子穎仕至淮南運使延余主揚州書院三年而余
歸子穎亦稱病解官去遂不復見子穎自少孤貧至於
宦達其得臆時見於詩讀者可以想見其蘊也蓋所蓄
猶有未盡發而身泯焉其沒後十年長子今白泉觀察
督糧江南校刻其集繇與王禹卿先生同錄訂之曰海
愚詩鈔凡十二卷乾隆五十九年四月桐城姚鼐序

敦拙堂詩集序

言而成節合乎天地自然之節則言貴矣其貴也有全乎天者焉有因人而造乎天者焉今夫六經之文聖賢述作之文也獨至於詩則成於田野闡闢無足稱述之人而語言微妙後世能文之士有莫能述非天爲之乎然是言詩之一端也文王周公之聖大小雅之賢揚乎朝廷達乎神鬼反覆乎訓誡光昭乎政事道德修明而學術該備非如列國風詩采於里巷者可並論也夫文者藝也道與藝合天與人一則爲文之至世之文士固不敢於文王周公比然所求以幾乎文之至者則有道矣苟且率意以觀天之或與之無是理也自秦漢以降

文士得三百之義者莫如杜子美子美之詩其才天縱而致學精思與之竝至故爲古今詩人之冠今九江陳東浦先生爲文章皆得古人用意之深而作詩一以子美爲法其才識沈毅而發也騫以闕其功力刻深而出也慎以肆世之學子美者蔑有及焉且古詩人有兼雅頌備正變一人之作屢出而愈美者必儒者之盛也野人女子偶然而言中雖見錄於聖人然使更益爲之則無可觀已後世小才鬼士天機閒發片言一章之工亦無有之而哀然成集連牘殊體累見詭出闕麗孺變則非鉅才而深於其法者不能何也藝與道合天與人一故

也如先生殆其是歟先生爲國大臣有希周召吉甫之烈鼎不具論論其與三百篇相通之理以明其詩所由盛且與海內言詩者共商榷焉

荷塘詩集序

古之善爲詩者不自命爲詩人者也其胸中所蓄高矣廣矣遠矣而偶發之於詩則詩與之爲高廣且遠焉故曰善爲詩也曹子建陶淵明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蘇子瞻黃魯直之倫忠義之氣高亮之節道德之養經濟天下之才捨而僅謂之一詩人耳此數君子豈所甘哉志在於爲詩人而已爲之雖工其詩則卑且小矣余執

此以衡古人之詩之高下亦以論今天下之爲詩者使天下終無曹子建陶淵明李杜韓蘇黃之徒則已苟有之告以吾說其必不吾非也適來江寧識涇陽張君君以累世同居義門之子負剛勁之氣兼治煩之才雖爲一令廿餘年屢經躓起而志不可抑今世奇士也而耽於詩政事道途之閒不輟於詠出其詩示余余以爲君之詩君之爲人也取君詩而比之子建淵明李杜韓蘇黃之美則固有不逮者而其清氣逸韻見胷中之高亮而無世俗脂韋之概則與古人近而於今人遠矣夫詩之至善者文與質備道與藝合心手之運貫徹萬物而

盡得乎人心之所欲出若是者千載中數人而已其餘不能無偏或偏於文焉或偏於質焉就二者而擇之愚誠短於識以爲所尙者蓋在此而不在彼惟能知爲人之重於爲詩者其詩重矣張君殆其倫歟

香巖詩稿序

吾家涓川孝廉瀕州府君季子於輩行余叔父也而自少從余學爲文辭相親愛甚入京則館余舍余歸相從則十日而見嘗八九月者舉族人才就衰君方傑出詞氣秀發又通敏人事有振興之望君亦以自命也乾隆三十九年登順天府鄉薦名著於京師會稽梁相國尤

變之然竟不獲一第以死乾隆四十年春君自里中將
應禮部試余餞之於城北張氏園大雪松竹盡縞酒中
君淚下曰先生四十四歲棄官歸矣某今逾先生棄官
之歲如此盛寒方走三千里俯就場屋爲門戶計誠非
得已世事茫茫安知所稅駕乎君是年竟黜歸二年遭
母氏張恭人艱服終又一試又黜遂沒京師僧舍年五
十又一年其孤哀錄生平所爲詩曰香巖詩彙俾余論
之余稍刪定存若干首君詩多得古人清韻不爲淺俗
之言其才於古文經義駢麗之文無所不解爲之皆有
法度而尤長者在詩然亦恨人事擾之苟極其才力所

至當不止此也然於近之詩人足以豪矣有才若此而鬱鬱早終當爲天下惜豈獨姚氏哉乾隆五十五年七月朔齋書

張宗道地理全書解序

自中原達乎冀北地高而壤厚喪親者雖未能慎擇而葬尙尠水蟻之憂然而不若精鑑而慎擇之之爲善也而況江淮以南者乎儒者欲安親體必求免地下之患苟非山川氣交盤繞障護之美患不得而免矣夫山川之用在氣人子安親固非希爲富貴昌熾之計然山川氣之所聚亾者安則生者福反是則禍亦理之所必有

夫君子固不深希福利然使葬失其道而致衰敗絕祀之禍亦豈人子情所安哉以此論之形家之說雖孔孟復生不盡廢也余以求葬親故頗觀覽形家言十數家而以爲近世爲其說理當而辭明顯者莫如張宗道吾鄉章淮樹觀察尤精其術而亦取張宗道書嘗爲解釋推行其旨又於其言有誤失者稍辨正之形家之理備於此矣於是將刊行所解以遺天下之爲人子欲葬親者夫惠迪吉從逆凶道也擇葬地以萃天地山川之氣術也術之至者與道相成而不相害吾觀觀察每爲親族交友擇地予之財以葬恤難而廣仁非徒自喜其術

而已余嘗邀定先塋屢煩跋涉未嘗言瘁諒有足動人子之心者夫今之刊是書以裨益天下者亦廣仁之事惠迪之一端也余安得不樂而爲之說也哉

停雲堂遺文序

士不知經義之體之可貴棄而不欲爲者多矣美才藻者求工於詞章聲病之學強聞識者博稽於名物制度之事厭義理之庸言以宋賢爲疏闊鄙經義爲俗體若是者大抵世聰明才傑之士也 國家以經義率天下士固將率其聰明才傑者爲之而乃遭其厭棄惟庸鈍寡聞不足與學古者乃促促志於科舉取近人所以得

舉者而相效爲之夫如是則經義安得而不日陋苟有聰明才傑者守宋儒之學以上達聖人之精卽今之文體而通乎古作者文章極盛之境經義之體其高出詞賦箋疏之上倍蓰千百豈待言哉可以爲文章之至高又承 國家法令之所重而士乃反視之甚卑可歎也臯蘭王誠亭先生固秦中之聰明才傑士也又當康熙時世未甚厭經義盡心爲之其文亦旣工矣蓋異於今之所以得舉者也後卒於山西家貧子幼其稿幾於湮沒今嗣孫光晟爲江寧尉乃雕板傳之以余持論素不厭棄經義也來請爲之辭余旣欲以前輩之究心經義

士勸焉

晚香堂集序

彝世父薑塢先生乾隆九年爲順天鄉試同考官得長
白永臥岡先生先生後仕爲寧遠州刺史以沒其後數
年彝爲禮部員外郎而先生之兄尙書公領禮部獲侍
焉因見尙書公之賢又後廿年餘先生之子小尹同知
江寧府彝適在江寧時與共語於是又備知小尹之爲
才也獨於臥岡先生生平未嘗相見先生嘗一至桐城
謁吾世父於里彝適他出惟世父語彝永君伉直誠篤
君子也泊旣知小尹小尹出其先君子之所爲詩曰晚

香堂集見示讀之得其度越流俗之槩音和而調雅情
深而體正益以信吾世父之言不虛其閒亦屢有懷思
舊塢先生之作用情尤摯回計臥岡先生之喪二十一
年而吾世父卒二十三年矣因與小尹相對泣然小尹
之仕也始亦自寧遠州徙官而來寧遠之民愛慕小尹
樂從其令以謂甚似昔使君真使君之子蓋先生遺愛
在民若此先生 國之世家自尙書以往竝奮迹戎馬
之閒立功疆場之外入爲鄉士道光廊廟而先生官止
一州蓋未竟其志業況區區文墨辭翰之事僅稱爲詩
人豈先生意哉雖然後之學者欲知先生之志與人讀

其詩亦舉可想見云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桐城姚鼐
序

鄉黨文擇雅序

婺源江慎修先生修行鄉閭講明六藝博學精思導啟
滯霧生則學者師焉沒而配食朱子其生平著述蓋百
餘卷嘗以諸生說論語鄉黨篇尤多於古制不明以後
世所見苟相附會臆說淺妄乃作鄉黨圖攷又錄前人
鄉黨篇文頗辨論其是非其有題而文無足錄者乃自
撰之合三百餘篇夫 國家所以設經義取士之法者
欲人人講明於聖人之傳不謬而已不達經說而泛爲

文何取於是文哉如先生著書錄文以明經爲志良足
輔助 朝廷教士必使成學之意其視流俗號爲選錄
文字者猶塵堞也鄉黨圖攷昔已刻行乾隆五十一年
大興朱石君侍郎典試江南以過位章命題士達於江
氏說者乃褻錄焉獨其鄉黨文存於里中鬱而未發異
鄉士或聞而思見之今婺源吳君 圖 將盡刻江氏遺
書乃先出其鄉黨文雕板以傳用科舉之體制達經學
之本原士必有因是而興者余竊樂而望焉因爲之序

左筆泉先生時文序

左筆泉先生之文沈思孤往幽情遠韻激澹沈寥如人

入寒巖深谷清泉白石仰蔭松桂之下微風泠然而至
世之塵璫不可得而儻也吾鄉前輩多文學之彥而先
生後出先君子及世父編修府君皆友之如弟編修府
君嘗語人左君年少而才穎極其所至殆欲超越吾輩
也雖八歲時從先君自城南移居城北與先生爲鄰時
方侍廬先生館於鼂家每日暮則筆泉先生步來與先
君方先生談說鼂雖幼心喜旁聽其論筆泉尤善於吟
誦取古人之文抗聲引唱不待說而文之深意畢出如
是數年鼂稍長爲文亦爲先生所喜又其後鼂遊京師
不第而返先生招使課其諸子鼂後成進士從世父自

天津歸則先生築別業於媚筆泉故白號筆泉其時魏
孤而方先生遠遊河洛先生邀編修府君及魏遊於泉
上魏歸爲作記先生大樂而時誦之余旋去里又十年
自京師歸則編修府君與先生方先生相繼喪矣先生
雖文士而才足有爲其事父母孝鄉舉入都父母見其
行甚悲故三試不第遂不復往爲武進教諭太公一就
官舍不樂居先生卽稱病返故不盡其才以至於沒其
居里里人有事叩之爲謀必當爲文不甚愛惜多聽人
持去今其子搜求所得才數十篇而余少所見佳文或
軼不具余年七十矣執先生之文追憶六十餘年之事

如一日閒今惟先生家與余鄰居如故耳乃悽然爲之序云

徐六階時文序

前十年余於里中始聞徐君六階之名衆咸推其能文後偶過張行可職方植六階館於其家爲訓職方之子余因識之其年甚少而溫良可親余以器之乾隆乙卯秋六階乃舉於順天鄉試余及鄉人皆爲之喜逾年丙辰會試六階不第而遽得疾亾於京師年僅三十餘妻子貧弱鮮期功之親今職方之子與其徒悲傷其師之不啻爲刻遺稿欲以存六階於久遠也六階之文與今

世登第之能文者無以讓也當明中葉士始有文稿以
文稿傳者皆善文士也及國初有不善文而僥第者
取諸生善文而身沒者之文據爲已有亦刻爲稿世之
讀者以謂是佳文必宜成進士而烏知爲是文者乃終
身不遇哉雖然是其人雖不遇而其文猶傳猶爲不負
其用心近世天下都不復重爲文登第者亦無事刻文
稿則不遇者之文尤湮沒無由見於世矣傷哉若六階
雖不成進士而其文得其徒傳播之猶愈於其竟泯也
悲夫余爲敘之或足慰六階於幽冥中乎抑使列士聞
之而慨息也

禮箋序

有入江海之深廣欲窮探其藏使後之人將無所復得者非至愚之人不爲是心也六經之書其深廣猶江海也自漢以來經賢士鉅儒論其義者爲年千餘爲人數十百其卓然獨著爲百世所宗仰者則有之矣然而後之人猶有能補其闕而糾其失焉非其好與前賢異經之說有不得悉窮古人不能無待於今今人亦不能無待於後世此萬世公理也吾何私於一人哉大丈夫寧犯天下之所不韙而不爲吾心之所不安其治經也亦若是而已矣歛金藥中修撰自少篤學不倦老始成書

其於禮經博稽而精思慎求而能斷修撰所最奉者康成然於鄭義所未衷糾舉之至數四夫其所服膺者真見其善而後信也其所疑者必核之以盡其真也豈非通人之用心烈士之明志也哉鼂取其書讀之有竊奪於愚陋夙所持論差相合者有生平所未聞得此而悅首悅懌以爲不可易者亦有尙不敢附者要之修撰爲今儒之魁俊治經之善軌前可以繼古人俯可以待後世則於是書足以信之矣嘉慶三年五月桐城姚鼂序

述菴文鈔序

余嘗論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

是三者苟善用之則皆足以相濟苟不善用之則或至於相害今夫博學強識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貴也寡聞而淺識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義理之過者其辭蕪雜俚近如語錄而不文爲攷證之過者至繁碎繳繞而語不可了當以爲文之至美而反以爲病者何哉其故由於自喜之太過而智昧於所當擇也夫天之生才雖美不能無偏故以能兼長者爲貴而兼之中又有害焉豈非能盡其天之所與之量而不以才自蔽者之難得與青浦王蘭泉先生其才天與之三者皆具之才也先生爲文有唐宋大家之高韻逸氣而議論攷覈甚

辨而不煩極博而不蕪精到而意不至於竭盡此善用
其天與以能兼之才而不以自喜之過而害其美者矣
先生歷官多從戎旅馳驅梁益周覽萬里助成 國家
定絕域之奇功因取異見駭聞之事與境以發其瓌偉
之辭爲古文人所未有世以此謂天之助成先生之文
章者若獨異於人吾謂此不足爲先生異而先生能自
盡其才以善承天與者之爲異也雖少於京師識先生
時先生亦年才三十而辭心獨貴其才及先生仕至正
卿老歸海上自定其文曰述巷文鈔四十卷見寄於金
陵發而讀之自謂羸能知先生用意之深恐天下學者

讀先生集第歎服其美而或不明其所以美是不可自
隱其愚陋之識而不爲天下明告之也若夫先生之詩
集及他著述其體雖不必盡同於古文而一以余此言
求之亦皆可得其美之大者云

小學攷序

六藝者小學之事然不可盡之於小學也夫九數之精
至於推步天運冥測乎不得目睹之處遂定乎前後千
百載不接之時而不迷於冥茫不差於毫末此術家之
至學小子所必不能也夫六書之微其訓詁足以辨別
傳說之是非其形音上探古聖初制文字之始下貫後

世遷移轉變之得失此博聞君子好學深思者之所用心小子所不能逮也至於禮樂則固聖賢述作之所慎言尤不得以小學言矣然而謂之小學者制作講明者君子之事既成而授之使見聞之端於幼少者則小子所能受也今夫行萬里窮山海者紀其終身之所履艱危勞苦之所僅獲以告於居不出於室中者可以一日而盡得也夫小學者固亦若是而已秀水朱錫鬯檢討嘗作經義攷載說經之書既備而不及小學今南康謝蘊山方伯以爲小學實經義之一端爲論經始肇之事且禮樂則言之大廣射御則今士所不習九數則誠術

家專門之所爲惟書文固人人當解學者須臾不能去
非專門之事也前世好古之儒固多究心於斯至於今
日其書旣衆或因舊聞而增深或由創得而遇古雖其
間粹駁淺深爲者或不必盡同然而彼皆欲自爲其艱
危勞苦而授小子以逸獲之道其人其志固皆不可泯
也因輯漢以來言文字訓詁形音之書至於今日英才
博學所撰舉載於編凡若干卷名之曰小學攷以補朱
氏之所未備其言筆執八法者乃棄不錄以其無關於
經學也攷成以其書示某某誠嘉方伯有不遺衆善採
輯之美意又以爲能盡大人君子之心乃能授其教於

小子方伯之用心如此異日助成 國家禮樂之修其
亦有望也與嘉慶三年八月桐城姚某序

選擇正宗序

天下術家之言必首以太歲爲重餘術皆由太歲而生
者也有問於余者曰古太歲之法因於歲星歲星居所
次辰則太歲居辰之所合星與太歲順逆行異而合辰
無貸歲星歲一辰而微速久則過辰故有龍度天門之
法則太歲應之百四十四年而超辰焉自漢後太歲失
超辰法是歲星太歲所居辰不與合也而術者以推吉
凶猶能驗乎余曰驗也夫吉凶生乎氣氣生乎神神生

乎人心夫太歲非有形也爲天之君神夫人心所向者則君也今天下九州人人心所執爲太歲在是辰者則太歲在是辰矣人心之所不超則亦神之所不超故以驗吉凶可也雖然又有道焉天之道神而不可盡測其氣時而至時而不至今夫盛暑南向宐受氣熱矣而累日北風析析而涼者有之隆冬北向宐受氣寒矣而累日南風煦煦以溫者有之故天氣時而不至雖以古測太歲之術甚密而吉凶不必驗也其氣時而至雖以今測太歲術甚疏而吉凶未嘗不驗也君子知其不可拘干祿不同不失吾理而於術家之言亦不必故違其大

忌而已吾鄉章淮樹觀察多術藝兼通形家日者之言
究心爲一書曰選擇正宗以視余俾爲之序余不能盡
通其說而推淮樹著書之心欲以爲人利而祛其害其
志甚美乃以余夙所持論書以爲之序云

陳仰韓時文序

世之文士以文進於有司使一依古之格度枯槁孤寂
與世違遠以覲見賞於俗目此亦不近人情之事矣然
遂背畔規矩蔑理棄法以趣時嗜則必不可譬如相人
者於儔類萬衆之中求堯顙而舜目龍章而鳳姿然後
許爲人固不得也若夫聳肩踰頂隱口於臍支離跛蹙

而猶爲全人乎哉酌古今之宜審文質之中內足自立
外足應時士所當爲如是而已休寧陳生仰韓見余於
江寧惟余言之聽其爲文體和而正色華而不靡足以
自立足以應時者也然生從余遊十二年矣而猶困於
場屋謂生文不善乎不然也謂其枯槁孤寂而大遠於
時乎亦不然也夫艸木之榮華同本而遲速異時夫守
己不變以俟時者此亦士信道篤自神明之一端也生
尙終取余言乎哉因以是書生文之首云

惜抱軒文集五

題跋

孝經刊誤書後

孝經非孔子所爲書也而義出於孔氏蓋曾子之徒所述者耳朱子疑焉爲之刊誤夫古經傳遠誠不能無誤也然朱子所刊亦已甚耳夫其書有不可通者非本書之失後人離合其章者之過而文有譌失不能明也漢藝文志云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三章其曾子敢問章爲三章夫孝之常在於事親立身而其極至於嚴父配天故曾子敢問章義與首章之說相備朱子中庸章句

以孔子言子臣弟友之常爲費之小以舜文武周公之
孝爲費之大夫孝經亦猶是已舉中庸之言孝以釋嚴
父配天之義則知聖人論孝必極於是以人子自盡之
實則匹夫啜菽而不爲不足以其行於天下之量則爲
帝王制禮樂皆備於孝之中故曰義相備也子言天地
之性人爲貴至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其辭盡矣
其下故親生之膝下至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
禮自爲一章以申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義也自以
順則逆民無則焉至其儀不或又爲一章言君子苟不
能自慎其威儀而但以虛辭訓民民必逆之而滋爲凶

德縱能得志於民而已實無禮以臨之君子亦所弗貴
是以君子慎威儀此章以申非先王法服不敢服非法
言不敢道義也古孔氏分三章是也而章首各有脫文
又訓誤爲順儒者見其發句言故言以遂聯屬之而以
子曰字實父子之道天性及不變其親之上則失其所
矣孝經後章之文多以廣前章之義但非必以經傳分
其次亦不必拘拘比附也若其辭有同於左傳者蓋此
固曾氏之書而左傳傳自曾申劉向別錄記之矣意或
爲傳時取辭於是未可知也不希孝經之文譌脫不具
朱子覺此文義之不完反不如左氏之可通遂疑爲襲

左氏也其病亦由混合爲章者過也若其首前儒所分爲七章者朱子合爲一章則說誠善無以易矣夫儒者有德行有言語文學苟非亞聖之才不能備也德行之儒或疏於辭若坊記表記緇衣之類每一言畢輒引詩書文以証之罔有不甚比附而強取者矣亦洙泗間儒者之習然也子思孟子然後不爲是習至荀子則亦有之矣孝經引詩書亦頗有然知其取義有疏密則可耳而節去之恐未可也

辨逸周書

世所傳逸周書者漢藝文志載之六藝略尙書中但云

周書七十二篇不云尚書之逸者云孔子所論百篇之
餘者劉向說也班氏不取識賢於尚矣然吾謂班氏辨
此亦未審子貢曰文武之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
小雖小而所傳誠文武道非誣也誣則奚取哉周之將
亾先王之典籍泯滅而里巷傳聞異辭蓋聞而識者無
知言裁辨之智不擇當否而載之又附益以己之私說
吾意是周書之作去孔子時又遠矣文武之道固墜矣
莊子言聖人之法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
是也此如箕子陳九疇及周禮所載庶官所守皆不容
不以數紀者若是書以數爲紀之詞乃至煩複不可勝

記先王曷貴是哉吾固知其誣也其書雖頗有格言明義或本於聖賢而間雜以道家名法陰陽兵權謀之旨程寤太子晉篇說尤怪誕殆非儒者所道校書者宜出之六藝入之雜家乃爲當耳宜依其本書名曰周書雖與尙書周書名同不害也不當曰逸云逸則附之尙書矣

讀司馬法六韜

世所有論兵書誠爲周人作者惟孫武子耳而不必爲武自著若其餘皆僞而已任宏以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入兵權謀班固出之以入禮經太史公歎其闕廓深遠

則其書可知矣世所傳者泛論用兵之意其辭庸甚不足
以言禮經亦不足言權謀也且僅有卷三耳漢藝文志
吳起四十八篇在兵權謀尉繚子三十一篇在兵形
勢今吳子僅三篇尉繚子二十四篇魏晉以後乃以笳
笛爲軍樂彼吳起安得云夜以金鼓笳笛爲節乎蘇明
允言起功過於孫武而著書顧艸略不逮武不悟其書
僞也尉繚之書不能論兵形勢反雜商鞅形名之說蓋
後人雜取苟以成書而已莊子載女商曰橫說之則以
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然則六弢之文必約
於詩書禮樂者也劉向班固皆列周史六弢於儒家且

云惠襄之閒或云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然其爲周史之辭若周任史逸之言無疑也非言兵亦無與於太公也今六韜微取兵家之說附之太公而彌鄙陋周之權曰鈞不曰斤其於色曰元曰黑曰緇不曰烏晉宋齊梁閒市井乃有烏衣烏帽語耳而今六韜乃曰斤曰烏余嘗謂周秦以降文辭高下差別頗易見世所謂古文尙書者以他書事實證之其僞已不可逃然直不必論此取其文展讀不終卷而決知非古人所爲矣蓋古書亡失多在漢獻晉惠愍閒而好爲僞者東晉以後人也唐修隋書作藝文志不知古書之逸舉司馬法之類悉載

之顏師古注漢書於六韜直以謂卽今書此皆不足以
言識至韓退之乃識古書之正僞惜其於此數者未及
詳言之也漢書刑法志所載古井田出車之法甚詳其
文蓋出於司馬法與包咸注論語辭同也刑法志引其
文備故以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別以三十六井地當山
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合之則百井包咸引其辭
略故第言成出車一乘耳其原出一也作僞者其所見
書寡於爲古文尙書者故舉此及他經史明載之司馬
法而併遺之

辨賈誼新書

賈生書不傳久矣世所有云新書者妄人僞爲者耳班氏所載賈生之文條理通貫其辭甚偉及爲僞作者分晰不復成文而以陋辭聯廁其間是誠由妄人之謬非傳寫之誤也賈生陳疏言可爲長太息者六而傳內凡有五事闕一吾意其一事言積貯班氏已取之入食貨志矣故傳內不更載耳僞者不悟因漢諸侯王表有宮室百官同制京師之語遂以此爲長太息之一然賈生疏云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已足該此義矣不得又別爲其一也夫天子母曰皇太后妻曰皇后諸侯王母曰王太后妻曰王后雖武昭以後抑損宗室終不改此制

何嘗爲無別耶易王后曰妃自魏晉始作僞者魏晉後人乃妄意漢制之必不可用耳若諸侯王相用黃金印固爲僭矣故五宗王世易爲銀印然吾以爲此亦未爲巨害漢御史大夫秩中二千石銀印青綬張蒼以淮南王相遷爲御史大夫周昌以御史大夫降相趙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其時國相乃金印此正如隨以來外官章服官品雖崇而位絀於京職之卑品耳是亦何必爲太息哉要之漢初諸侯王用六國時王國之制故其在國有與漢庭無別者若此若皇帝臣下稱之曰陛下此是秦制周末列國諸王所未有則漢諸侯王必不襲用

秦皇帝之制而使其國臣稱曰陛下而僞爲賈生書及之此必後人臆造非事實也真西山取新書是篇欲以補賈生之疏吾是以爲之辨若其文辭卑陋與賈生懸絕不可爲量則知文者可一見決矣

讀孫子

左氏序闔閭事無孫武太史公爲列傳言武以十三篇見於闔閭余觀之吳容有孫武者而十三篇非所著戰國言兵者爲之託於武焉爾春秋大國用兵不過數百乘未有興師十萬者也況在闔閭乎田齊三晉旣立爲侯臣乃稱君曰主主在春秋時大夫稱也是書所言皆

戰國事耳其用兵法乃秦人以虜使民法也不仁人之言也然自是世言用兵者以爲莫武若矣

書貨殖傳後

世言司馬子長因已被罪於漢不能自贖發憤而傳貨殖余謂不然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寧靜淡薄先海內無校於物之盈絀而以制度防禮俗之末流乃令其民仿效淫侈去廉恥而逐利資賢士困於窮約素封僭於君長又念里巷之徒遂取十一行至猥賤而鹽鐵酒酤均輸以帝王之富親細民之役爲足羞也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誨之整齊之夫以無

欲爲心以禮教爲術人胡弗寧國奚不富若乃懷貪欲以競黔首恨恨焉思所勝之用刻剝聚歛無益習俗之靡使人徒自患其財懷促促不終日之慮戶戶積貯物力凋敝大亂之故由此始也故譏其賤以繩其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觀其靡以知其敝此蓋子長之志也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曷極哉方秦始皇統一區夏鞭箠蠻蠻雄略震乎當世及其伺睨牧長寡婦之費奉匹夫匹婦而如恐失其意促警噉汁之行士且羞之矧天子之貴乎嗚呼蔽於物者必逆於行其可慨矣夫

辨鄭語

太史公曰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吾謂不然今左氏傳非
盡邱明所錄吾固論之矣若國語所載亦多爲左傳采
錄而采之非必邱明也又其略載一國事者周魯晉楚
而已若齊鄭吳越首尾一事其體又異輯國語者隨所
得繁簡收之而鄭語一篇吾疑其亦周語之文輯者別
出之者周自子朝之亂典籍散亡後之君子掇拾殘闕
亦頗附會非實喜言鄭怪若周語房后爲丹朱馮及是
篇龍豫之說何其誕耶夫褒姒之事鄭桓公所親見如
是篇史伯所述後世紀前代之辭非同時辭也鄭桓公
周賢人也而謂寄賄誘號鄭取其地用小人傾詐之術

且當西周時史伯惡能知周必東遷鄭必從之哉此可謂誣善之辭矣秦仲居幽王時僅一附庸不足云小國而何以云國大造飾之詞忘其時之不合以邱明君子必不取也若鄭人爲鄭語宜載有鄭東建國後之事子產引鄭書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司馬叔游引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然則鄭固有語斷國語者卒未得邪

跋夏承碑

自漢以來爲書者有隸書或又言八分書說者欲殊別之辨之愈繁愈使人茫然不得所據吾謂八分止是隸書耳衛恒四體書勢古文篆隸艸書四者而已明八分

在隸內也然隸書自有三種之別秦與西漢官俗所用
猶未有波磔然不得謂之篆止是隸書其字形亦殊不
正眞所謂取僂徒隸者是爲其一東漢及魏則波磔
興矣然尙無懸針之體是爲其二自晉以來皆法羲獻
有懸針垂露之別蓋創始於漢末而大盛於二王以至
今日是爲其三其閒貌別形殊眞所謂變化如浮雲者
然一以此三者統之則盡矣其中不容八分別爲體也
蔡伯喈嫌世俗隸書苟簡謬誤正之以六書之義取於
篆隸之閒是謂八分蓋所爭者在筆畫繁簡得失之殊
而不在于體勢波磔之辨其謂之八分者既爲隸體執不

容盡合篆理略用其十七八耳亦如顏元孫所云盡法說文則下筆多礙者也故余嘗云蔡伯喈爲漢八分顏魯公書卽可云唐八分此與論筆法體勢者遠矣衛恆云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爲楷法王次仲未知何時人然當在伯喈之前楷法者止言筆法之工拙與八分論字形之正不與六義離合者無涉張懷瓘書斷妄以次仲爲秦人又謂次仲作八分若以八分在隸外爲一體者果若是漢書六藝志中載六體書何以遺漏八分邪歐陽公集古錄凡漢碑字率呼爲漢隸蓋伯喈惟書石經當爲世則字形必合典正故取於八分其尋常作書

亦或有出入況他人所書碑石舛失之字多矣其中縱有能爲八分者謂之漢隸終不爲誤若俗體漢隸苟謂之八分乃是誤也齊梁以下至唐人往往言分書真書其分書乃指波磔而不懸針者聊與二王等真書爲別異此皆沿俗失其義不若歐公稱漢隸之善世反謂歐公誤以八分爲隸書可謂倒易是非也趙明誠云嘗出漢碑數本示一士人何者爲八分何者爲隸士人卒不能別不知八分本未嘗別於隸體也此夏承禕碑中作字有甚得六義近篆者亦有從俗舛誤者然從其多者論之固愈於漢人他碑作字舛俗極甚者卽謂此碑是八

分書亦可但未知是伯喈所爲不耳至若鄭僑所云漢石經是隸體八分夏承碑是篆體八分此乃不知而妄說所謂使人茫然者也

書攷工記圖後

休寧戴東原作考工記圖余讀之推考古制信多當然意謂有未盡者東原釋車曰軫謂之收此非也記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軫方六尺六寸記曰參分車廣之一以爲隧蓋以二尺二寸爲輿後其前也其廣如軾而深四尺四寸以設立木焉是爲收詩曰小戎伐收毛公曰收軾也謂輿深四尺四寸收於軾矣非謂軾名收也

古者之尺小鞏之戰綦毋張寓乘韓厥肘之使立於後
晉師入平陰獲殖綽郭最衿甲坐中軍之鼓下使軫深
四尺四寸而已此非四尺四寸所容也故收非軫也夫
車邸之四邊爲軫後軫無立木人所由登也軫三面有
立木者謂之軌記曰軌前十尺而策半之此前軌也版
之前於前軌者曰陰陰一而已少儀曰祭左右軌軌有
三面也古大車轅上附輿小車輈下附軸其旣駕也輈
附軸者上離輿七寸揉而升之踰軌及衡不及軌七寸
而揉始焉故記曰軌中有濇今圖謂軌爲陰而揉輈自
軌始抑誤矣輿上以一木再揉而曲爲三橫居前曰式

其餘輿上巨木皆曰較記曰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
又其餘細木爲櫪旁者曰軹前者曰轡故橫木其高平
於式而當式後較也注家謂之騎士轆車其崇者轆而
已大夫以上飾車衷甸重較轆上二尺二寸而設重較
焉左右衡較皆二立較皆三短其一修其二記曰以其
隨之半爲之較崇謂重較也天子重較則爲繆龍荀子
曰彌龍以養威也今戴君謂較轆不重者失之矣凡戴
君說考工車之失如此其自築氏而下亦間有然者然
其大體善者多矣余往時與東原同居四五月東原時
始屬橐此書余不及與盡論也今疑義蓄余中不及見

東原而正之矣是可惜也

書夫子廟堂碑後

虞伯施夫子廟堂碑無建立年月觀其文內蓋武德九年十二月建廟次年爲貞觀元年仲春廟成釋菜又稱述太宗有視膳問安及空山盡漠等語則知立碑必在李靖俘頡利之後高祖未崩以前而爲之也當武后稱帝之時磨去唐字改題曰大周孔子廟堂之碑故前署司徒相王旦書碑額後復有長安三年太歲癸卯金四月壬辰水朔八日己亥木書凡二十一字黃山谷見榮咨道家所藏舊搨本如此然史言是年三月相王罷爲

司徒矣不知史誤耶或山谷所記四月字非耶貞觀立碑年月是時旣磨去及文宗時祭酒馮審又請琢去大周字及武后年號而元建碑之年竟不能知如今本是也歐陽公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皆以此碑爲武德九年立蓋失之是碑宋初已毀壞爲王彥超再建文內及金冊斯誤及字誤爲反榮光幕河幕字誤爲莫蓋再建時摹刻者失之耳石旣非舊加又刊做至今孰是以論伯施書法之妙遠矣聞今安徽巡撫閔公家藏古拓殘文自集其字爲纂言孔繼涑爲鈎本勒石以一本贈余余觀之尙不如此石本伯施書雖渾厚而有鋒鏗王彥

超摹刻山谷固云不厭人意矣若孔刻乃彌失之摸稜
爾但未見闕藏本不知究如何也曩時陳紫澗宮詹見
語云某王府有唐拓廟堂碑後進入 大內果然亦可
與山谷所見榮咨道家者抗行也

何孺人節孝詩跋後

昔孔子刪詩鄘風首柏舟之篇蓋春秋之時禮教衰風
俗敝女子若其姜者鮮矣故聖人亟與之也其後風俗
益儉若魯貞女淮陽陳孝婦之倫闕稱於世及宋時儒
者申明禮義之說天下宗之至於今日女子皆知節行
之爲美若柏舟之賢者多矣是何士大夫之德日衰於

古而獨女子之節有盛於周之末世也乾隆十五年禮部議從江蘇巡撫奏以天下爲節婦者衆不可盡予旌表乃別定爲格如格者乃旌表而女子之行或出於人所難能不忝不及格有終不與於旌表者矣然其實足以存教化美風俗君子樂得詠歌而稱道之不繫乎旌與否也鳳陽何太孺人少寡守節育其遺孤不忝孤子天自投於井家人救出之爲立嗣嗣子長而又死卒撫孤孫今武清令何君也與孺爲同年友京師士大夫以孺人節行尤異多作歌詩以美之何君以視余詩日無忝爾所生夫孺人高行明節可以張之以風乎天下之

士君子而況其子孫也哉然則孺人之遺教遠矣

劉念臺先生淮南賦跋尾

右山陰劉念臺先生淮南賦蓋爲寶應劉練江先生作
誅者也兩先生之於爲儒皆所謂篤行好學守死善道
者也其相爲友有不僅直諒多聞之爲益者矣當萬曆
中紀朝廷政治大壞念臺先生方出而練江先生告歸
於家然皆內進修其德而外繫心於天下之事欲援手
以救斯民者念臺先生以行人出使過邗方欲見練江
先生而先生已沒故其痛尤深次年使還又過邗不勝
其悲私謚之曰貞修而作此賦因自書以貽其家人此

卷是也乾隆乙卯秋練江先生之六世孫台拱攜來江寧出以示邇讀之使人感懷悽愴不能自己又念先六世祖汀州府君與念臺練江兩先生皆萬歷辛丑進士卒皆爲名臣俯以道家之情仰增敬慕用敢識詞於其後云後學桐城姚鼐記

方坳堂會試硃卷跋尾

乾隆三十六年會試余與南康謝蘊山編修竝爲同考官蘊山得詩四房余得禮記二房皆居西序東向坐最近時每其語得佳卷或持與觀賞之今觀察歷城方君坳堂出於蘊山之房余獲讀其文最先及填榜始知其

名其後余病歸久之來主江寧書院時蘊山旣外授遷
河庫道去江寧三百里坳堂觀察亦來江南則居江寧
日夕相從出其會試硃卷見示余再讀之因憶昔者兀
坐終晷握管披卷時欣時厭及獲於諸賢聚居言笑之
狀宛在目前計去今二十二年矣當時考官三人諸賊
劉文正公長白觀補亭尙書武進莊方耕侍郎皆已
同考官十八人及今存者余與謝觀察外復四人而已
是科得才稱最盛而當時登第烜赫有聲若程魚門周
書昌孔漢谷洪素人林於宣孔搗約輩今率已殞喪况
歲月悠悠又自是以往者乎因與坳堂語及愴然坳堂

才行逾人不負科名是卷固宜爲後世所寶貴而余顧尤念者今昔之情也同考官舊制用藍筆是科以

皇太后萬壽恩科易之以紫循用數科

升祔

之後復改從舊又是時試帖詩題在第二場房官以五經分卷今則詩題移於第一場而房官無五經之名是皆二十年中科場儀制之小變併記於是俾後考求故事者知之

十一世祖南安嘉禾詩卷跋後

先叅政公當明中葉以給事中出知南安惠澤下流祥暇上應成化二年屬縣大庾有嘉禾之瑞一時文士多

爲歌詠凡數十篇而大庾蔣君銘爲之序叅政公旣集而刻之石又以其真蹟藏於家閱今三百二十七年矣所藏閒有零失弟壯亭收輯重裝之凡得詩十六首仰思先人仁賢清白之風無忘後嗣夙夜繼紹之志然則是卷也在昔者爲國祥在今茲爲家慶夫豈特文章翰墨之事哉子孫其世寶諸

梅二如古文題辭

吾郡潛山有張立齋先生者爲人純白清介舉世閒執位利祿之事無以動其心者一以飭身稽古爲事困而不改耄而不倦真所謂君子儒也宣城梅文穆公第三

子鈔字二如學於立齋矯然以節行自持其人品蓋似其師立齋頗好爲古文見二如古文喜以爲勝已梅君中庚午科副榜與鼐爲同年然初不及相知君後從文穆公居江寧乾隆四十三年鼐偶以事至江寧其時文穆已薨於人家坐上一遇君而心重之然囫圇別去又後十餘年鼐來主鍾山書院則君已喪數年矣江寧人每爲鼐述君之賢思今不可復得也乾隆五十九年八月見君弟繼美始得君文讀之果有高格清氣異於世之爲文者然君不自意其早亾爲文不自收拾繼美鈔於散佚零亂之中得二十餘篇鼐取其尤善者別鈔以

付其家牘家去潛山百二十里而不獲見張先生唯其
文自先生存時已雕板得見然終以不遇其人爲恨君
家世有德行文學自定九先生及文穆公所著普及文
集行於海內雖具讀之矣若君年四十而喪旣無立齋
之壽以大著其名而文又未刻牘苟非後至江寧烏知
君行之詳及文之善哉君文太少似不足名集然世固
有鈔取漢魏以來名人文數首輒以某集稱者然則卽
以君集刊行亦可也

孫文介公殿試卷跋尾

武進孫文介公萬歷二十三年殿試對策卷公官禮部

時自取出以藏於家嘉慶四年余於公從七世孫淵如
觀察處得觀之賢哲翰墨雖寸紙足貴況其身所由始
仕而陳辭慷慨切直忠盡之志已見於此焉者乎文介
書法爲世所稱董華亭亦嘗推之方其登第時年三十
一書猶未爲甚工蓋暮年筆力轉進又踰於少壯之蹟
然如公德修節立不愧始終書小藝不足論縱不能加
益於其少時亦何害乎卷內每行作三十二字凡鄉會
試卷皆有橫直硃絲行殿試卷但有直行而已推立制
之意蓋以備士對策文有長短則字從而疏密無不可
者今時相習書殿試所對率行二十二字失爲法之本

意矣觀公此卷足以知近時之失也六月二十八日桐
城姚鼐謹跋